

# 現實版《5個小孩的校長》： 勿忘教育初衷

文：鍾家寶（轉載自《明報》） 圖：陳淑安

“孩子学会与人沟通，建立健康人格，学习知识有多难呢？在讲求终身学习的社会里，怎会迟？”

“教育本来就是教学生如何生活，不是如何找份好工，不是走捷径。”



元冈幼稚园地方虽小，但五脏俱全，吕丽红校长（中）没有埋怨这里有所缺乏，反而善用环境，“这里有大自然，有树、蝴蝶、小鸟，人数不多，不收学费，这不是很理想吗？”

## 吕丽红校长，不做教育“逃兵”

在这个弹琴是常识、竖琴才算是乐器的年代，除非你家8岁孩子有演奏级水准，否则还是不要放在portfolio上“献丑”！电影《5个小孩的校长》的真人版校长吕丽红，也曾经是那个荒谬教育制度下的“帮凶”之一。几年前，她选择了做教育“逃兵”，后来又决定重回前线作育英才，当有小学要在校园增建私人溜冰场，她说村校是“理想学习园地”；当开眼界的定义是到维也纳听音乐会，她带学生到邻村的酒楼学叫叉烧包、用不同国家的水果带着学生“四处游历”。这位曾任教名校的过来人，不愿再提供所谓的“优质”教育，她给孩子的是一个从人出发的基本教育。

电影《5个小孩的校长》取材自吕丽红校长的真实故事，讲述她6年前以4500元（约2150令吉）低薪，接任只有5名学生的香港元朗村校元冈幼稚园校长一职，并兼任校工、保姆车司机、维修员等，解决了杀校\*危机。这种平实、富教育意味的片种，在香港一向不吃香，但《5》片引起极大回响，除了剧情催泪外，最重要是唤起大家对教育的初衷。

\*杀校：香港新词。意即以公共行政或法律手段，强迫一间学校停办的过程。

## 天天报告学生进度笼络家长

很多老师也说，在香港教书，那团火很容易熄灭，对吕校长亦然，更令当年只得41岁的她决定提早退休。她曾任教基督堂幼稚园、弘志幼稚园等家长眼中的名校，回想在名校工作的日子，与其说是教育，其实更像一盘生意。幼稚园教育并不包括在香港免费教育内，因此要营运学校，学费占着重要一环；而她收到的指令是“一个（学生）都不能少”。因此，为了笼络家长，令“老板”满意，她每天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教书以外的工作：撰写学生进度报告，向家长分析、汇报，例如学生说了一句：The fish is dancing in the water，从中能看出学生运用想像力，用了动词代表语言能力提升了；还有一连串必须以纯正英语及北京腔普通话进行的讲座，也要精益求精，甚至睡觉时突然想起要多加一项说明于简报中，她便会从床头抓来一张纸巾，揉成纸球扔在地上，提醒自己翌日早上补回，“最初也会起床处理，但这样真的无法睡”，结果翌日整地都是纸球，比患上感冒还要壮烈。



神奇“吕侠”吕丽红爱笑，给人开朗的感觉。她说接手元冈幼稚园时，纵然面对很多困难，但一笑置之，很少哭，“因为我的角色是给孩子及家长希望”；反而现在回望过去时就哭多了，“原来以前真的颇惨”，感性的她访问时三度落泪。



电影《5个小孩的校长》上映后好评如潮，由杨千嬅饰演吕校长一角。

## 语言“伪术”淡化孩子痛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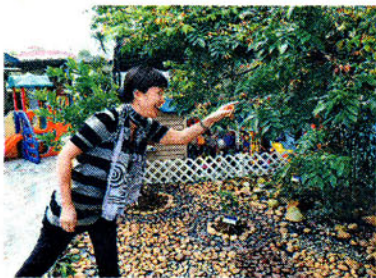
“老师都只有24小时，这些工夫多了，给孩子、编排课程的时间就会少了。”即使教育变质，她意兴阑珊，但仍在教育界撑了二十多年，直至她感到有罪恶感：随着时代变迁，普通话变得重要，幼稚园划分为国际部及普通话部（华语），本地人当然争着入国际部，这点不赘，但看似不太紧张的外国人则指定要入读普通话部，好让孩子将来进军内地打理生意。吕校长说，她明知小朋友读得痛苦，但当家长问及上课进度时，她将孩子的“焦虑”说成“有点紧张”，大玩语言“伪术”：“他们适应普通话班呀，能应付到的。”但心想：“只是他们上国际班会更开心。”“我很内疚，我帮不到小朋友，是我令他们留下的。”

吕丽红对香港教育心灰意冷，一口气将多年的自制教学笔记、天书丢掉，因为她不是想要暂别，而是要与教育界诀别，当时她甚至断言：“我不会再踏足这一行，已不是我的初衷，不值得！”她心想，以国际幼稚园的主理人身份退休，真厉害；然而，即使到最后一天“荣休”，她都没有举杯庆祝，“其实我只是用外人认为风光的名衔，撑住自卑、愧对孩子的感觉，我气自己的无力，悄悄对丈夫说：‘真羡慕你，贡献到最后一刻才退休，我？只是逃兵。’”她忆述往事时双眼依然通红。

这个“逃兵”很快就后悔把天书弃掉，因为两年后她又重返教坛，来到元冈幼稚园，将窗门全生锈、厕所淤塞、电话线都没有的废墟，打造成“理想学习园地”。“环境的确很破落，我只能作有限的维修，但这里有大自然，有树、蝴蝶、小鸟，人数不多，不收学费，这不是很理想吗？”她想将“理想学习园地”成为招生的口号，但仍有点迟疑，丈夫问她：“你是否会将最理想的给学生？”“是！”她便将此印在收生宣传单张上。



学生在学校附近收集木棉花，串起晒干，准备煲凉茶。



元冈幼稚园有一个小庭园，种植了杨桃树和柠檬树，吕丽红会亲自打理，并藉此向学生传授生命教育。采访当日，吕校长看到果树开花，兴奋莫名，笑得很灿烂。

## 教育种子萌芽了

经历过名校一役，她如何定义理想教育呢？她数的例子，全都是就地取材就能学到的生活技能：数落叶学数概；拾木棉花煲凉茶，学中国文化；卷纸球锻炼小肌肉；到附近酒楼，学国际美食之一点心，用点心纸认字，“烧卖”、“叉烧包”学找生计；了解水果产地，在地球仪上大开眼界；还有种植，与泥土接触刺激感官。“有一次，我观察到有两个家境较好的新生，在田里犹豫着是否要碰泥土，我还未开口，其他学生竟然鼓励他们说：‘无毒的，你可以的啦，可以洗手的嘛。’”

吕校长点滴在心头，想不到教育的种子这么快便萌芽；在她眼中，元冈幼稚园的学生都是爱探索、勇敢、亲切的小豆芽。

## 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走捷径

当然，要配合主流教育制度，替孩子装备升读小一，吕校长说，学校的课程“也很深”：“幼儿园高班学生要写谢医生，很多笔画的，星期一学写‘谢’字，星期二学写‘医生’，进度良好的、又想到要多谢某人，例如邮差、厨师，可以问老师。”她说，学习应该由兴趣引起，学生有感受，想对人表示谢意，自然有心学，不是罚抄，也不需要学生准备小三程度的150字英文作文，“在这个阶段，有逗号、句号，有逻辑，够啦！”

当然，学校现有64个学生，偶尔也会出现“直升机家长”担心程度太浅，“我明白家长想要什么，幼儿园高班学懂乘法，多威风啊，但学生真的学懂了吗？他们念口簧而已。”

她打趣道，孩子都不知道太空几时才可以接触到，与其学串写astronaut，不如先学社交。她有一个印尼籍女学生，上学前未上过街，刚开始上学时，每天都哭，不吃东西，不上厕所，众人都说她未适合上学，质疑她收错学生，但吕丽红坚持不放弃，经常陪在她身旁，给她安全感；采访当日，女生慢慢走近陌生的记者身旁，还会微笑，吕校长激动地说：“她从前不会的！”在其他人眼中，女生仍比同龄小朋友落后，但校

长说，每个学生都有个别性，只需与自己比较：“孩子学会与人沟通，建立健康人格，学习知识有多难呢？在讲求终身学习的社会里，怎会迟？”校长说，那女生足足哭了两个月，“的确花了很多时间，否则什么叫好的教育？”而这些是需要分析“The fish is dancing in the water”的老师，无法提供得到的。

不过，吕校长坦言，名校里的确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学生，他们有更多学习机会，知识丰富的程度，是会倒过来考问老师恐龙种类的英文；但当中他们所承受的压力，却不为外人道：她曾请学生选择到喜欢的学习角落玩，但他们紧张地掐手指，不知所措，皆因平日都是由大人安排节目的，“你的孩子是天才，恭喜你；但现实是，不是个个小朋友都是gifted”。

人人都想赢在起跑线？吕校长说，每人起步点不同，她更怕学生输在终点线，“教育本来就是教学生如何生活，不是如何找份好工，不是走捷径”，她希望家长能强化自己的心理素质，少些比较，坚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。虽然这疯癫的教育生态无法一时三刻有所改变，“但回想从前，我是个逃兵呢。还有什么不可能发生？”

结果，结出的是快乐坚实的小果子。